《康德哲學問題的當代思索》自序

李淳玲

收在這本集子裡的六篇文字是筆者過去幾年來思索的哲學問題。它們始於一個年輕時未完的夢想——對哲學問題的欣悅與興趣，終於對哲學問題充分的法喜。如今是愈罷不能，只盼有生之年能繼續在這條路上領略風光。

南華大學翟本瑞教授提到為筆者出書，並希望能添寫一篇序文以說明思路，筆者才有機會從舊電腦的檔案裡找到這一路書寫康德哲學問題的第一篇文字——〈康德美感判斷的思索〉——重讀之下才驚異自己一路書寫的論文還沒有超出第一篇文字觸及的問題。原來這些問題在意識裡不斷地起作用，伸展出不同的觸角，一路還在主導著思緒；筆者亦驚異如今對牟宗三先生及康德哲學異同之極大的興趣，早在那篇文字裡已埋伏下種子。

始料不及的是筆者並沒有想到問題可以變得那麼複雜，使得筆者不得不對二十世紀西方康德後學的發展留意、尤其是必須對科學哲學及邏輯實證論的發展注意，因為它們似乎必須屬於二十世紀康德後學的一支「別子」。因此筆者在寫到第五篇文字——〈吹縐一池春水——論感性直覺的邏輯性〉——一文時，已經忍不住把牟宗三先生放在二十世紀西方哲學的脈絡裡觀照，以為那樣可以別開生面，一邊看出牟先生複雜的哲學思緒、一邊看出他與西方思潮的磨盪，一邊看出他對中國哲學的新發，一邊也看出中西哲學匯通的關鍵，而這一條思考的線索——未完——還在繼續發展中。

原來理性可以貫通，在中西歷史文化複雜差異底質地裡，還是有跡可循的。哲學因此可以對談，文化可以匯通，人類是可以借助彼此的智慧互相滋潤。

筆者因此在中年以後，常常必須去閱讀一些本來完全不在行的著作；但是哲學的思路是奇妙的，只要是思路走到了，拾起另類的

學問並不是不可能、並且還是自然的，筆者因此始終覺得自己是學生，對學問充滿了好奇、興趣與尊重，並隨時歡迎師友的指點。學問上的師友是可遇不可求的，筆者因此還以為今生有幸與黃振華教授學習康德哲學並成為牟宗三先生的學生是生命中最大的福份。

筆者最初自發的一個哲學問題是佛教中「執著」的概念，佛教對「自性執」的教訓早已透露了那並不只是一種心理情緒的執著而已。盤旋在腦中的問題第一次是從牟先生之《現象與物自身》裡之「執的存有論」得到了印證，那是牟先生尚未到台大時之經歷；以後又從黃先生的康德課程裡得到了強調，他在談論「二律背反」時提到康德就此完成了佛教「破我執」的工夫。筆者當時心裡的踏實是難以言喻的，只相信自己的思路方向大體是無誤的。以後得牟先生為師，並在兩位先生的指導下完成了碩士學位，實是順此思路寫成的佛學論文。

往後的日子筆者在異邦生活，初是伴讀的人妻，後是安家的人母；中間也幾度想回復哲學的學業，卻在自己萬般的藉口下沒有實行。這其中還包括叨擾黃老師寫推薦信，勞煩牟老師甩腿到英國領事館為我擔保。筆者自己沒有自信，覺得哲學太難，總想推託。結果在兒女年幼，責無旁貸的現實裡、反而因機緣充足捕捉了一個中醫師的行醫執照，在異邦懸壺濟世起來。行醫的好處是漸漸能把自己變成一個「自由人」，在固定的時間裡看診，並為自己留下了充沛的時間讀書。

再度拾回書本是在兒女稍長、事業稍穩之時。而筆者號稱喜愛哲學，最初拾起的書本卻是酷愛的小說——紅樓夢。筆者盡情任性地讀著紅樓夢，神魂顛倒地讀它，把許多考紅評紅的文章讀盡；結果自己也跟著寫起考紅評紅的文字，還每每高高興興地把文章寄回去給牟先生讀。因為他也是一個「紅迷」，見面時我們常常聊紅。有一回在香港家中，他還因一時忘了「冷子興」何人？急急回房裡翻書，等回頭跟筆者說：「是那古董店的商人」以後才感到安心。有一日電話裡，他還說筆者的〈史湘雲〉比當年的《佛學論文》寫得好，筆者當時真是憂喜參半、氣極敗壞了；以後筆者還繼續寫，

寫了一堆紅學的「文字」；有一回見面，他又說，不要再寫文學的東西了，正經還是回到哲學裡來吧。又有一回在電話裡，筆者表示可以到香港去接他，陪他回台北去開會，他劈頭就說：「回來提論文！」他教導學生就是這樣底透徹，始終認定你是他學哲學的學生，從來不會放棄你，就是認定你應該回到哲學的領域裡來。當年筆者研究所未畢業就先溜出國、第二年回去看他，他的第一句話就是拍著筆者的肩膀說：「回來交論文啊！」當時若非他這麼說，筆者可能早就溜之大吉，真的做了哲學的逃兵了。

讀紅評紅讓我正經想到「美學」的問題，又想起許多黃老師、牟先生留下來的疑問；再拾哲學，從康德的《第三批判》攻起，並不是偶然的。前兩批判當年在黃老師的帶領下曾經讀過，就算都還需要重覆，也不在於彼之一時。這就是這本集子從〈康德美感判斷的思索〉寫起的歷史因素了。

而其中涉及之「美是道德善的象徵」的問題，是因為兩位先生的詮釋是如許底不同，筆者不得不開始在西方康德學者的著作裡尋覓線索。一開始並無所穫，等到讀到蓋爾Paul Guyer, *Kant and the Experience of Freedom*一書時眼睛才一亮，突然覺得這個問題可以完全明朗，並回頭看出自己第一篇論文在此「臆想」康德之不諦；換句話說，康德實是以「審美判斷」來連結「自由」與「自然」的兩界，並不是以「反省判斷力」來連結兩界的。只有蓋爾那種通透的解法，才有辦法把「審美」與「道德」完全分別獨立，並使「審美」在經驗世界裡體驗到「自由」的當身，而爭得「象徵」那隱藏在「物自身」裡之「道德善」的地位。這是一個豁然開朗的善解，筆者因此才有第二篇論文——〈康德美學——論「美是道德善的象徵」〉——的寫作。又因為「象徵」概念的出現，牽涉「美、善」之間的關係，以及「善、惡」之間的問題，筆者不得不同時料理「根本惡」的起源與與「美、善」關涉之「符徵」的概念。由此牽引出牟先生對此概念之解釋，並看出牟先生與康德對道德「善、惡」問題完全不同的處理。這是筆者開始覺得牟先生不只在《第三批判》反對康德，並且在《第二批判》裡，也沒有接受康德幾許重要觀念的所在；這是剖判康德與當代新儒家不同的關鍵，筆者在此

無意忽略。因為在這個同類的問題上，筆者往後還要發現牟先生對康德《第一批判》的「圖式論」也並沒有接受。他的知識論其實是個羅素「形式邏輯」的進路、並不是康德「先驗邏輯」的路數。以後因為對這一個問題的意識，使得筆者悠悠走入第五篇——〈吹縐一池春水——論感性直覺的邏輯性〉——一文的寫作，此時筆者已經覺出牟先生消化康德的路數波瀾壯闊，決非一般康德專家走的單純路數，十分複雜曲折；因此不得不注意西方二十世紀「反康德」的思潮，因為那是牟先生自己哲學思考的入門之處。而牟先生這樣的路數，與他自己早年只識得康德知性的「邏輯性格」，不識得其知性的「存有論性格」是十分一致的。這一點終將影響到他晚年對康德是「別教」的判定，筆者以為是十分嚴重的，因此對於這一條思路的線索充滿了興趣，並且還在繼續追索中。

另一線的思路是屬於「知性」的。因為筆者在異邦行持中醫，中醫學始終在這個知性強勁的社會裡被挑戰著。因此筆者的反省也不得不在此用力，究竟作為中醫之基礎的「陰陽五行」是個什麼樣的法則？「氣」是個什麼樣的概念？康德這個努力為科學找尋形上學基礎的哲學家，對於中國傳統的「陰陽五行」或「氣」可不可能也給出一些哲學的洞見？筆者的思索是大膽的，而之所以如此斗膽思索的唯一理由是相信中西哲學當有共通的理性或邏輯的基礎。當年康德既然可以以牛頓的物理學為例，開拓他的先驗哲學；今天筆者當然也可能以中醫學為例，探索中國人發展的「感知性」〔感性直覺底邏輯〕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而這就是第三篇——〈從康德的認識論看「傳統中醫」在二十一世紀之走向〉——一文底來路。這是一個表面上探索中醫，骨子裡卻想追索康德與中西「知識論」的思路。從康德理性的「軌約原則」與「構造原則」的分別，探索到他知性之「軌約原則」與「構造原則」之判別，問題可以追索到最基礎的科學——數學——裡，這裡很可能將是中西科學會通的所在，也可能是一切可能經驗的構造所在。而這條思路的結果是豐盛的：對於康德哲學的探索，已經從《第三批判》轉回《第一批判》，並進入他《自然科學底形上學基礎》，再鋒迴路轉地走到他最後的《遺著》裡，而與當代西方「康德與嚴格科學」的課題接了

榫，這也是筆者近年讀許多不在行的哲學著作、並刻意為其寫書評，以求用功的緣故。筆者萬萬沒有想到，康德當年對科學的思路可以與中國道家之自然哲學的路徑相呼應，這就是本書的第六篇——〈從康德哲學看「傳統中醫」之「哲學」與「科學」的兩面向〉——了。這篇文字寫完之後，筆者已經有一種希望中國哲學進入一種「哥白尼轉向」之呼喚的欲望了。一種對中國哲學全面的批判意識已經萌芽，並且從「哥白尼轉向」的醒豁，當可看出傳統哲學與文化的優劣。而康德哲學，無疑的、將在此提供一個進一步發展的參考值；因為他在二十世紀「反康德」的思潮裡已經經過了洗禮、並且逃過了一劫；他現在正在以嶄新的姿態吸引著西方新一代的思想家、科學家。而在這裡，中國的儒釋道三家，甚至傳統的中醫學都與他可能有洽當的接榫，我們何不努力經營呢？至此，筆者以為牟先生希望通過康德，達成中西哲學匯通的橋樑當不是虛說、並且還是深具洞見的。

最後，提一提第四篇文字——〈康德美感判斷先驗原則的再商榷——「主觀的合目的性」有失意指嗎？〉——顧名思義，這是一篇直接與牟先生對談的文字。筆者站在康德哲學與美學的立場，說明牟先生對康德的審美判斷可能有誤解。因誤解而導致的批評，可能對康德的美學是不盡公平的。這篇文字算是筆者批評牟先生〈商榷〉長文的作品，是長期以來盤旋於心中的美學問題；只是在行文時，筆者刻意將康德哲學的色色判斷做出分疏與綜述，期盼能表現康德精審的思慮，並藉其繁複的色色判斷撐開其哲學之結構與理境。有朝一日筆者希望能夠書寫出康德這個繁複的判斷結構底「道樞」。

如今筆者十分慶幸能以《康德哲學問題的當代思索》一書與大家見面，希望能得到方家之批評與指教；同時也希望能表達出康德這樣的一個大家與時代的相關性。牟先生曾經說過：「康德是永恆的」，康德自己也曾在最後一封給費希特的公開信裡表示他的「批判系統」是建立在堅實的基礎之上、是永恆的。誠然！

11-09-03